

18.10.2

文史湖洲樣

第七輯

85



参加本辑审订人员：罗立洲 丁亚辛 郭子凡 徐镇洲
单先太 康 骥 李佐棠 王学明 叶炳吾
刘邦远 唐丰华 王泰诚 莫高耀 彭增信
陈纪洋 谭开元 曹榜平

责任编辑：丁亚辛 单先太 康 骥

校 对：刘竹安 周福增 丁忠仁

纪念抗战胜利，振奋民族精神
促进祖国大团结、大统一。
为振兴中华，告成统一强盛，
努力奋斗。

邓颖超

在抗日戰爭中服戰為代
抗日戰爭中服戰為代
揚抗日戰爭中服戰為代
揚抗日戰爭中服戰為代
的困難，英精神，現代
的困難，英精神，現代
革命四個奮鬥。

徐白首
一九三五年胡

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烈
士永垂不朽

不朽者存

前　　言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株洲人民在这场战争中，既作出了巨大贡献，也蒙受了惨重牺牲。详细地介绍这段历史，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很好内容，因此《株洲文史》第七辑就作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专辑而问世。

从抗日战争一开始，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就给株洲人民投下了死亡和灾难。一九四四年六月以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蹂躏株洲地区达一年多时间，他们在这里留下了累累瓦砾、堆堆白骨和无数孤儿寡母。至今思之，犹感国破家亡之悲！

我们不能忘记，在那民族危亡的关头，株洲人民表现出崇高民族气节，全国各个战场都有着株洲儿女与敌人厮杀。他们有的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寻求革命真理，献身抗日救亡；有的活跃在太行山上；有的困守四行；有的把鲜血洒在印缅的热带丛林中；更多的是坚持在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故乡，艰苦地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利用一切可能和一切机会打击侵略者；也不能忘记那些为了抵抗共同的敌人远离故乡，把鲜血洒在株洲青山绿水间的抗日健儿们。他们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应当受到人们尊敬。尽管在他们中有的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甚至做了许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但在抗日的前提下，血浓于水，一切为抗日而牺牲的人，都应该受到人们的怀念。

我们不能忘记，突破敌人重重封锁，转战千里南下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大革命年代就和株洲地区人民结下血肉相连的关系，在抗日战争年代，又带着胜利的希望回到株洲人

民中；尽管时间短暂，来去匆匆，但在株洲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影响深远。同时，我们也想起那个抛却香港豪华的物质享受，抗拒敌人的威胁利诱，保持民族气节，辗转流离，回归夫家，坚持抗日的爱国女艺人徐柳仙一家。特别在今天，实现祖国统一，为期越来越近。她的行动，为港、澳、台同胞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我们也谴责：少数认贼作父，为虎作伥的民族败类。他们为数很少，有的已受到罪有应得的惩罚，但他们的名字和丑恶行为，将永远钉在耻辱柱上，受到人们的唾弃。

历史是复杂的，抗日战争中，一方面是大敌当前，广大爱国军民，满腔热血，共赴国难；一方面却有人借机发国难财，敲诈百姓，鱼肉人民，或者拉山头、顿杆子与人民为敌。一方面有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力挽狂澜；一方面却有人破坏团结，破坏进步，制造冤狱，滥杀无辜，做出亲痛仇快的事情。本辑中李文开的文章，横展社的遭遇，就反映了这个历史事实。

四十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昔日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同样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他们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中日两国人民是友好的，而且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只要中日两国人民团结奋斗，一定能防止过去历史的悲剧重演。中国人民经过曲折的斗争，已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任人宰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今天，我们重提这段历史，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记着：我们的前辈曾经用血与泪洗刷了民族的屈辱，浇灌了

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胜利来之不易。我们要把它建设得更加美好，才无愧于前赴后继为争取民族解放而英勇献身的志士仁人，决不能让国破家亡的惨景再在我们神圣的国土上发生。

这辑文史资料围绕八年抗战这个主题，广泛地进行了史料征集，力图体现抗日战争时期本地区各种力量斗争的全貌，反映各种重大事件，但同时也征集了一些抗日小故事，大小兼备，使之能更深刻地反映当时社会。我们十分感谢各方作者的积极支持，使我们在较短的时间里征集到比较丰富的史料。有的作者为了史料更准确、更完整，深入调查研究，往往行程数百里，访问知情人多的达百余人，把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当作严肃的任务。许多远在外地工作的株洲籍人士以及抗战期间曾在株洲地区战斗过的外地人士，都踊跃来稿，充实了这辑资料的内容。这期刊登的外地史料较多。这些史料的提供者大都是株洲籍人士，他们是事件的亲历者，其中许多史料未见诸文献，是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里，我们对各方面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株洲文史》篇幅有限，虽然我们压缩了一些专栏，但是还有一部分来稿不得不忍痛割爱，留作参考，我们向这些作者表示歉意。

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了，“述往以为来者师”，我们写昨天的历史，目的是给现在和未来作借鉴。四十年来，我们的祖国已经换了人间，旧貌变新颜，医治好了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创伤，正向四化建设高歌猛进。我们现在更加需要继承和发扬抗战时期全国万众一心，艰苦奋斗的精神和毅力，把祖国建设得好上加好。

《株洲文史》第七辑

目 录

前言

- 第一次长沙会战回忆 李 党 (1)
抗战时期株洲见闻 叶炳吾 (9)
株洲县域沦陷前后纪略 陈纪洋 (16)
日寇侵占醴陵始末 彭增信 丁亚辛 (32)
攸县沦陷时期的县政府和游击队 欧阳实 (39)
田园沦落于戈后 吴昆 谭定祥 (44)
接受湖南日寇投降记略 陆承裕 (50)
株洲地区抗日战争时期损失统计 刘竹安制表 (56)
-

抗·日·徵·亡·活·动

- 四十四军在攸县、茶陵地区抗战亲历记 邱正民 (58)
四十四军在茶陵 陈述祖 吴昆 (69)
狗子岭大捷侧记 李匡世 (79)
八角寨争夺战 陈述祖 (81)
从“横展社”到延安 谭树德 陈扬名 彭兆梅 (85)
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协会渌田基站的回忆 蔡力平 (104)

攸衡边区青年学生服务队	单泉源(108)
攸县新市青年学生队	罗乃文 罗新初(111)
株洲战时部分中小学的爱国教育	郭子凡(115)

八路军三五九旅过株洲

途经株洲县县境	苏其华(118)
途经攸县县境	龙金玉(120)
途经茶陵县县境	谭定祥(122)
子弟兵回乡	潘 南(123)
途经酃县县境	戴安儒(124)
附：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布告	(125)

人物志，记爱国艺人徐柳仙女士	刘邦远(127)
----------------	----------

血泪斑斑

白寇在朱亭的暴行	谢元龙 曹广诚 谢石山(136)
段家老屋的一笔血债	陈续平(138)
泗汾沦陷时的见闻	王泽生(141)
日寇蹂躏下的渌田	陈燕熙(145)
在日寇铁蹄下	谭运湘(148)
在当“苦力”的日子里	杨振业口述(151)
一个夫子的遭遇	刘朱生口述(158)
日寇屠刀下的幸存者	李文耀等回忆(161)
虎口余生	杨洪生口述(164)
伤疤	姬长林(166)

战·时·社·会·生·活

-
- 攸县日伪维持会 陈炳虹 贺惕诚 吴达(168)
从一个侧面看国民党的抗日 李文开(173)
抗战时期攸县的征兵与征粮 蔡海安(184)
国民党的兵役暴政 苏文贤口述(191)
战时攸县盐荒 谭述湘 何正平(201)
-

小故事

- 神枪手单枪退群寇 蔡桂荣(144)
蔡复兴引兵报深仇 蔡桂荣(203)
谭雄夺枪 小队长毙命 陈炳予(204)
水淹鬼子兵 陈炳予(140)
三天县长黄子朝 李匡世(205)
-

外地史料

- 太行山下国共合作的游击战回忆片断 周藩(207)
“八百壮士”历险记 陈岂凡口述(215)
在缅甸抗日的艰苦征途中 陈德明口述(233)
远征缅印抗日纪实 丁涤勋(243)
-

读者·编者·作者

-
- 关于《对“汤炳中游说‘忠义救国军’为三五九旅开道”一文的意见》的意见 汤甲真 黄拙夫(258)
稿约 (262)
-

第一次长沙会战回忆

李 覺

一、第七十军在长沙会战前的概况

一九三八年夏秋，第七十军曾在南浔线庐山战役阻击沿南浔铁路南进的日寇一〇六师团，第十九师（军长李觉兼师长）苦战四十余天，阵地虽然守住，但因伤亡惨重，奉令交防，撤至靖安休整补充。德安失陷后，十九师未待补充完毕，又奉令担任修水南岸守备。此时，第一〇七师由三战区拨归七十军建制。一九三九年三月，日寇进犯南昌，第七十军两个师在安义、靖安、奉新之线侧击敌人。南昌失陷后，第七十军调长沙、浏阳间地区整训。军部驻普迹，第十九师分驻老女桥、永安市附近地区，第一〇七师驻普迹、镇头市间地区。部队已疲惫不堪，缺员甚多，奉令整编，各师废旅，由四个团缩编为三个团，另由九战区长官部一个新兵团拨编到一〇七师。军部成立一个志愿兵团，由第十九师五十六团副团长陆承裕兼代志愿兵团团长，招募了新兵一千五百余人，补拨给第十九师。各师兵源虽已得到补充，但战斗力却较整编前有所减弱。各师原有的步、机枪多是陈旧的汉阳造，每步兵连只配轻机枪六挺，每营只有重机枪四挺，八

二迫击炮两门，军、师都无炮兵部队。

第一〇七师原系湘西土著部队暂编第十二独立旅李国钩部及暂编第十三独立旅杨永清部合编的，故官兵素质和战斗力都比不上第十九师，尤其缺乏对日作战经验。整编中曾将第十九师两个少将旅长刘湘普、周昆源调一〇七师三一九团、三二〇团任少将团长，对部分营连长也作了相应调整，使该师素质有所提高。为了提高全军连排干部的作战指挥能力，由军部成立干部训练班，以第五十六团副团长陆承裕为军官大队长，分期轮训。不久，湘北会战开始，遂将教职员生遣调原部参战。

二、会战前敌我态势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汉弃守后，岳阳亦于十一月十二日失陷，从此湘北门户敞开。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曾以新墙河亘九岭之线为第一道防线，以汨罗江南岸沿线为第二道防线，构成为湘北防御体系，薛岳曾吹嘘为敌人不可逾越的“薛伯陵防线”（薛岳别号伯陵）。当时以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辖三个军担任主阵地带的守备，张耀明的第五十二师守新墙河沿线，陈沛的第三十七军守汨罗江沿线，彭位仁的七十三军在汨罗江东南建设预备防线。在此防御地带以东亘幕阜山脉湘赣边境还有第七十九军，王剪汉游击纵队（相当一个师），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的两个军，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的两个军，在湘鄂赣游击区又有樊松甫游击总指挥的五个游击纵队（相当五个师）。由九战区直接控制在长沙附近地区的有欧震的第四军、李觉的

第七十军、张衡的暂二军、新六军等四个机动兵力军。如指挥有方，调度得当，是有可能予日寇以歼灭性打击的。

一九三九年九月初，九战区通报各军：“日寇正在通城、临湘、岳阳等地集结第三、第六、第十三、第三十三等几个师团及独立炮、工兵旅团等等，判断敌人有进犯湘北企图。同时南浔线之敌第一〇一师团及第一〇六师团亦在沿线集结兵力，企图不明。”九月十四日，南浔线敌人突然分向我第十九集团军所属修水、靖安、奉新、高安等地部队，发动猛烈进攻。第四十九军、六十军、七十四军以及川军七十二军、五十八军都先后投入激战中。连日湘北前线却平静无事。此时，代司令长官薛岳被南浔线敌人的佯攻行动所迷惑，对敌人进攻湘北没有先期作出调动部队的部署，处于“敌不动我亦不动”的相对静止状态。

三、第七十军在会战中的战斗概述

九月十八日拂晓，日寇向新墙河北岸的五十二军前沿阵地猛攻，激战至二十日，前沿阵地陷于敌手，守军官兵大部牺牲。随即，新墙河南岸的主阵地带受到日寇步、炮、空全面猛攻，情况紧迫。薛岳急电第七十军立即出发，限于从九月二十二日赶到浯口集结待命。在此之前，薛岳未下达七十军应作备战之指示，但军部在湘北战争开始打响以后，即已主动规定各师备足粮弹及救护医药，准备战斗行动。每个士兵均已灌足口粮袋（可供三天之用）。尽管如此，“立即出发”的命令是不切实际的，各师驻地分布在二、三十华里内，部队集结需要几个钟头，至于电话线路的拆收、军官

训练大队的解散等等，也需要时间。所以军部只得规定各师应在午后三时左右分地段集结完毕，四时开始行动。从普迹至浯口约为三十公里，沿线公路、古驿道均已彻底破坏，大部队夜间行动很困难，白天有敌机频繁侵袭。因为情况紧急，也顾不得这些了，军部硬性规定各师应不顾疲劳，兼程疾进。二十二日午后三时左右，第十九师已到达浯口附近，第一〇七师先头团亦已达到，其余正跟续疾进中。此时，关麟征总司令告知：新墙河防线危急，第三十七军军长陈沛除留罗奇师守备营田外，主力已向新墙河增援。薛岳急令第七十军务必星夜接替第三十七军所遗营田（不含）以东汨罗江南岸亘新市街（含）之线守备任务。军部乃令第十九师以第五十五团、第五十六团接替营田（不含）至归义（不含）之线守备，第五十七团为军预备队。第一〇七师担任归义（含）亘新市街（含）之线守备。师部位于归义东南之董家塅附近。军部率第十九师师部及第五十七团在牌楼铺附近。从浯口至归义、营田间地区，尚有四、五十里行程，所以各部必须继续星夜兼程前往接防。二十三日拂晓后，我军各部队正逐步到达指定地带，第三十七军守军已先日撤走支援新墙河战斗去了。二十二日晚，敌人从洞庭湖调集橡皮艇进入营田附近水域，二十三日拂晓集中炮火猛攻营田，九十五师营田守军伤亡颇重，营田陷落。我军以第十九师五十五团之一个营支援九十五师向营田反攻，未能奏效。中午，新墙河守军全线溃退，午后，敌前锋已抵达东塘、归义之线，与我第十九师和第一〇七师部分守军发生前哨战斗。二十四日从拂晓起，我军阵地全面受到敌人猛攻，十九师五十五团东塘阵地失而

复得，第五十六团右翼第三营战斗亦很激烈，颇有伤亡。午后，成相持局面。此时，敌人的主攻力量已集中猛攻归义第一〇七师三二一团阵地。汨罗江以北友军已全部向东南溃退。归义地处汨罗江中段的要冲，日寇如占领归义，即可沿岳长铁路南下，故敌集中飞机大炮，向我阵地狂轰滥炸，把阵地工事全部炸毁，继之以肉搏冲锋，归义遂陷入敌手。该师长宋英仲令第三二〇团掩护三二一团组织反攻，该团团长李标率部三次冲锋反扑，曾夺回过两个山头阵地，但李团长欠缺对日寇作战经验，在反攻受挫时，不能当机立断，迅速撤退，仍将部队停留在敌人火网下，以致伤亡累累，团长李标亦受伤离开战场，敌人得以沿铁路南下白水，使军部所在地牌楼铺受到攻击，第一〇七师全部不得不后撤。第十九师之五十五、五十六两个团却因来不及撤退，被截留在敌后了，与军、师部都失去了联系。第十九师师长唐伯寅指挥第五十七团及军、师直属部队阻击敌人，掩护军部向神鼎山以东转移，激战至晚，军部接薛岳电令：“第七十军应迅速脱离敌人，撤至株洲以南从渌口、关王庙直至醴陵之线沿渌江南岸设防守备。”此时，第一〇七师归义和新市街等地部队均已撤出战场向南行进，并已获知第十九师五十五团已摆脱敌人，正向福临铺运动中。只有五十六团还在铁路以西，联络不上，情况不明，但亦没有听见激烈的枪声。该师师长唐伯寅率第五十七团在福临铺等候这两个团的到达，并分批派人过铁路西与五十六团联系。二十五日拂晓前突然在白水方向发生激烈枪声，两小时后又趋沉寂。七时左右，第五十六团少校团附蒋孔亮飞马来福临铺报告，说该团已安全转移至麻林

桥附近。事情是这样的：二十四日午后三时起，该团阵地前已无敌人进攻，团长王道纯决定将阵地放弃，集结兵力向牌楼铺方向支援军、师部作战。部队集结后应如何行动，有不同意见。团长认为朝有枪声处应援师部不会犯错误，也就是说与敌人并列南下。副团长陆承裕认为时近黄昏，牌楼铺的枪声已不再如以前的激烈，军师部控制的只有五十七团，是不可能阻挡敌主力南下的，必然向铁路以东转出外线，才有行动的自由。如果我团与敌平行南下，仍然是内线作战的不利态势，不如利用黑夜横插铁路以东，与师部同一个方向转出外线作战，而且这一行动还可起到侧击敌人后续部队的作用。营长们都同意陆承裕的意见，团长最后决定让陆承裕率领第一营（营长徐国斌）即刻出发，往白水以南地段在铁路两旁山地占领阵地，掩护团主力向麻林桥转移，再向福临铺方面与师部会合。

凌晨四点，团主力刚越过岳长铁路不久，第一营警戒部队发现敌数百人，正沿白水以南铁路南进，其后尾马匹甚多，原来这是一支敌人运送弹、粮的辎重部队。陆承裕要徐国斌沉住气，不要过早射击，等敌人到达山口时，步、机枪、手榴弹一齐攻击。此役敌先头步兵百余人进退不得，一部分冒死南进，其余掩护运输队仍退回白水。时天色渐白，第一营迅速撤至麻林桥。在这次战斗中，该营夺获步枪五支，毙伤敌人甚多（因时间紧迫，来不及清扫战场），随后有敌机十二架，沿铁路扫射、投弹，因该团已远离铁道，没有伤亡。

至此，全军已脱离战场，急向株洲以南地区撤退。二十七日下午，第十九师已到达渌口且关王庙之线，第一〇七师

已到达关王庙（不含）至醴陵（含）之线，沿渌江南岸选择阵地，赶筑工事。

此时，薛岳长官部指挥所早已由长沙撤至渌口以南的朱亭，长官部参谋长吴逸志率其他大部人员则从衡阳二塘撤往耒阳。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所属各军亦已撤至株洲、浏阳及醴陵间地区，长沙城仅留第四军。由此可见，薛岳已决定放弃长沙，而不再是“在湘北逐次抵抗，诱敌到达长沙附近在捞刀河间地区包围而歼灭之”的作战方案了。长沙地区亦无其他军队，日寇除在牌楼铺与我军有过激战外，二十八日窜至永安市、上杉市、捞刀河以北桥头铺等地停止前进。日寇达到大扫荡、大掳抢以及奸淫烧杀之目的后，二十九和三十两天自行撤走。在敌人撤走两天之后，薛岳代司令长官下令跟踪追击，敌我各自回归会战前的位置后，又相安无事了。这就是我所回忆到的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概略情况。

四、第七十军会战后的总结

第七十军在这次会战中是从九月二十日黄昏前以星夜兼程的急行军，跑了三昼夜，官兵在疲惫仓促中与日寇激战了两天，二十五日以后奉令南撤，又是星夜兼程跑了三天两晚，打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疲劳战，劳而无功，颇不值得。全军共死伤团、营长以下官兵一千一百余人；第一〇七师较十九师伤亡大，该师三二〇团团长李标负伤后，被长官部以“指挥失误，作战不力”撤职。据说李标原是薛岳警卫，随着薛岳飞黄腾达，他是从排、连、营长升到长官部的补充团长调到七十军来的。他来自长官部，故撤职后仍回长官部去